

外国通俗小说集

死亡日历

湖南文艺出版社



SIWANGRILI

337

死亡日历

〔日本〕横沟正史著

曹雅玲译

责任编辑：刘茁松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28,000 印张：10.75 印数：1——10,000

书号：10456·136 定价：1.75元

新书目：86——11

目 录

赛马俱乐部行动.....	(1)
死亡日历	(73)
前面是深渊	(157)
蓝海豚岛上的孤女	(235)

赛马俱乐部行动

〔法〕 保尔·卢·苏利策 著

肖 旻 译

第一章 无腿尸身

这天是六月九日，星期六。和风习习，夜幕低垂。将近八点时，我驾着轿车来到已经看得见圣特洛培的地方，却没有进镇，而是往右转弯，朝拉马杜埃的方向，经过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路，开上了去潘培洛内的大路。我的祖宅就在那儿。

我没有任何预感。

沙滩，野草莓树、矮灌木丛和松树发出熟悉的气味。卡比亚的轮廓从黑暗中显现出来。我就是在这幢房子里出生的。底层有灯光，楼上也有灯光：都和平常一样亮着。我在小路上慢慢地开着。路旁种着龙舌兰、夹竹桃。我在车库门前停住车。车库门关着，一片漆黑。我的右边，房子的大门正奇

怪地大开着。我走下车，就在关上车门的一霎那，感到左边有什么东西。扭过头，看见了一条人影，它几乎和树干浑然一体，是一个男人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姿势甚为奇怪……

“喂，您在等我？”

没有回答。他面向着我，两腿略为分开，两手垂着。这是个亚洲人，穿一件浅色衬衣，胸部有一块深色的绸子。我朝他走过去。我走了六步，第七步还未迈出，我就已经明白了：这个人已经死了！我当作绸子的东西是血迹。有人杀死了他，把他吊在朴树上。

我顿时呆若木鸡，过了五秒钟，才有了反应。我慌忙朝汽车跑去。就在此时，从车库两边的黑暗里，突然走出了两个男人，举着右手，亮出手中的匕首，他们一声不吭，只是用手向我示意：“不要靠近汽车。进屋里去吧。走！”我转过身就跑。刚刚跑了十米，前面又出现了两个男人，拿着一样的匕首，做着同样的手势。我站住不动了。他们围过来，形成一个半圆圈，一步一步逼着我退进屋里。

屋里一切井然有序。仆人玛利亚和托尼却不在家里。可我在尼斯下飞机时，通知了他们我会回家的呀。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没有人跟着我。我不知出了什么事。我什么也不清楚。我恐慌了。当我打开朝向内院，通向花园的游泳池的大客厅时，传来了音乐声。乐声细弱、柔和、缓慢地飘散。我虽然猜疑这是有人设下的陷阱，却还是被它吸引了。我朝音乐声走去，就和别人迎着枪口走去一样。我打开右厢的办公室。唱机放在桌上，旁边就放着十六年前，我父亲死时抱着的神像。我伸出手，正要把唱机盖放下来，身后突然传来话声：

“音乐太美了！尚巴利，别关吧。”

声音非常怪，象是孩子说话。我扭过头，发现了一个缩在安乐椅里的怪人。是个成年人，长着两只细小的手，身材矮小，几乎是个侏儒，白得叫人恶心，脸色更坏，在不同的光线下，变幻着颜色，或是粉红或是铁青。两只充血的眼睛射出十分残酷的光。这是个白化病患者。我自然要问他是谁，来我家干什么。只见他微微一笑，说道：

“我从老远赶来，为的是杀死尚巴利！”

我盯着他，几乎呆住了。这时乐声骤止，落地窗砰地一声被推开了，在外面堵截我的那几个人应声走了进来。

“把尚巴利干掉。马上！”白化病人命令道。他说的是法语，但这肯定不是他的母语。我身后的那些人围了上来，有一个已靠得相当近。我正准备作无望的抵抗，猛然听到“咔”地一声，接着便见到举着匕首准备刺我的那家伙大张着嘴，扑倒在地。紧接着又响起了一阵“咔咔”声，我不由自主地扑倒在地……这晚上我做的第一件聪明事，就是赶紧爬到一张桌子下面，我在桌子下刚刚躲好，灯光就灭了。

过了不知多久，灯光复又重新亮了。听见一片喊叫声、抱怨声、走动声和开门声。之后，又是一片静寂。这时，我发现前面不到一尺的地方，有两只脚。有人操着英语说话，声音温和：

“您可以从桌下面出来吗？我请求您。”

“您如果坚持要我出来的话……”我说。

“我坚持请您……”

我还是迟疑了一会，然后才钻出来，发现眼前的一切都变了：白化病人不见了，他的打手们也无影无踪。现在站在面前

的，是五个亚洲人。刚才对我说话的似乎是他们的头。他宣布道：“我们救了您的命，尚巴利。尽管这不是我们的目的。”

他究竟是什么人？

“我叫K。”他说。

他比我高出一头，聪慧的眼睛象死人的一样冷漠。他上下打量着我，好象在思忖要从哪儿开刀似的。我惶惶不安起来。

只听见他冷冷地说：“我要剥你的皮……”

活见鬼！我做了什么惹祸的事了？白化病人是什么人？他们又是什么人？他们干这种疯狂的事是为什么？

这个自称K的人从上衣口袋里扬出一张四叠的纸条：

“尚巴利，我希望找回五亿美圆。就是三年前你从哈克那里盗走的钱。五亿，加上正常的利息和通常的损失赔偿，一共七亿二千一百万美圆。这里是细帐。一个月之内，你要把这笔钱还来。也就是说到七月十号上午十点为止！过了这个期限，我就要抽你的筋，剥你的皮。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尚巴利，我能剥你的皮的，你相信吗？”

我避开他的目光。这个人象是疯子，这件事也不是和我闹着玩的。尤其是他一说出哈克的名字，我马上就意识到这确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情。

“尚巴利，我给你出难题了吧？”

“我想你们可以试一试。”

“不过，我们绝不满足于试一试！”

“我决不可能在一个月內凑足七亿美圆。就是五十年也办不到。”

他的目光更冷酷了：“我真恨不得现在就剥掉你一根指头

的皮……”

这时又从花园里进来两个亚洲人，手上拿着手枪，装了消声器的。他们用本国话向K汇报情况。与此同时，他们的同伴则忙着清理房间，搬走尸体，擦掉血迹。

K对我说：“尚巴利，我们要走了。但我们还是留两个人保护你。在以后的三十天里，不管你去哪儿，他们都会寸步不离地跟着你。不要试图摆脱他们，我们会把它看作你不打算向我们偿还债务的表示。听明白了吗？”

“白化病人到底是什么人？”我突然问他。

“对这个问题，恕不奉告。拿着这个吧！”

他把帐单递给我。我机械地伸过手去，接过了这张纸条。上面仅写了几个数字。他把纸条给我后，马上向外走去。我也不由地跟着走。我们穿过房子。他走在我前面，我问他知不知道两个仆人出了什么事没有？回答是：“你可在车库里找到他们。他们关在里面，安然无恙。”我说：“哦，我要向警察局报告……”他耸耸肩膀，说：“当然要报告，告诉他们有一个人，可能是窃贼，跟你的仆人们开了个小小的玩笑。除此之外，还发生了什么事呢？你说！”

“天哪，那花园里被杀死的亚洲人呢？”

我提最后这个问题时，我们正好走出了房子。那颗朴树在那儿，离我们二十米远，可尸体已经搬走了，半点痕迹也没有留下，K盯着我，揶揄地说：“哪个被杀死的亚洲人？你不是在做梦吧？”他用坚硬的食指抵住我的下颏，“可别忘了，一个月后，七亿二千一百万美元！再见，尚巴利。”

这些家伙早走得不见了，我却还站在那里，半天没有回过神来，留下的两个人站在我身后几步远的地方，玩着手里

的枪，后来终于把它插进茄克衫里。从某方面来说，我倒希望他们在场。至少他们证实了我没有成为一场错觉的牺牲品，没有变成疯子。

远处传来汽车声，接着，一切复归沉寂。圣特罗培的夜晚确实平静、温柔和芳香。

往事涌上了我的心头……

三年前，我在肯尼亚赚了一笔钱，来到香港。靠生产和销售一些有利可图的小玩意儿，我结识了L和U。他们是表兄弟，长得很相象。我总是分不清谁是哥哥，谁是弟弟。除了他们之外，我还认识了一位亚洲人。我相信他是个亿万富翁。他叫哈克，两条腿没了，坐着一个电动轮椅。他住在新界东北方的一个小岛上。房子很独特，有一部分建造在水下。有一天，他交给我一亿美元现款，要我以他的名义去投机。后来我才知道，他获得了美国比价下跌的信息。

我到交易所去了。事情圆满完成，为他净赚了四千二百万美元。此事神不知鬼不觉，只有天知地知他知我知。我以我的人格担保，在这件事上面，我是老老实实，完全照哈克的要求办的。那一亿美元，我把它存入菲律宾的马尼拉银行的帐号里，至于四千二百万美元的净利，则亲手交给了有权利获得它的人……叫我大觉意外的是，有权利获得净利的人，竟是我的朋友L和U。我把钱交给他们，同时也知道了他们是哈克先生的外甥。

不久，我因生意再次路经香港，不免又产生了再去看看哈克先生的愿望。可是我一说出他的名字，朋友们就沉默了，甚至扭过头去不看我。看来这个人身上比过去更添了一层神秘色彩，这更增强了我想见他的欲望，于是便租了一架小型飞

机，来到他居住的岛上。

哈克的房子设计得非常方便周到，一切都由电子控制，不用挪步，只要一按遥控电钮，门就可自动开关，灯就可自动熄灭，甚至带着小轮的饭桌也可无声无息地在光溜溜的地板上滑过来。我在前面说过，房子的一部分建在水下，那里有一间极大的客厅兼餐厅，其墙可以活动收缩。让它缩进去，是一面巨大的钢化玻璃墙。大玻璃后面，便是南海深蓝的海水。出于某种病态的娱乐，哈克常常叫人把大块大块的肉绑在钢钩上，悬在玻璃墙外的水中，让房内的主宾和水中的鲨鱼同时进餐。走进大门，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仆人不见了，园丁没有了，房门大敞着。我走过去，高声呼唤，却没有半点回音。这时我本能地感到有些不妙，便揪了揪操纵台上的按钮，客厅的墙壁开始往里缩。几秒钟后，我看见五、六米外，一个往日挂肉的钢钩上，可怕地挂着一具无腿的尸体。我相信那是哈克……

我把玛利亚和托尼从车库放了出来。托尼要去报告警察，我劝他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有别的顾虑。自从见到那无腿的尸体后，我便一直未能见到L和U。他们有两亿到三亿美元的资本，也就是说，他们有办公室，有雇员。可他们谁也没有给我一点消息。

这次从美国回圣特洛培之前，一连五天，我懒洋洋地晒太阳，或者借口钓鱼，与一个石油家朋友和两个漂亮小姐呆在一起。我没告诉任何人我在什么地方，连我最亲密的马克也没告诉。现在我急忙给他挂了个电话，告诉他几小时以前发生的事情，他正在酣睡，听了大吃一惊，睡意马上跑到了爪哇国，连声问：“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数目？”“七亿二千一百

万。”“港币？”“美圆！”一阵沉默。然后他叫起来：“天哪！”接着又对我说：“星期三，我接到圣佛朗西哥的电话，是一个人以L和U的名义打来的，想和你谈谈。我说……你会直接回圣特洛培的。他将在那儿等你。”

我闭上了眼睛，想起朴树上的那具尸体：“他在这儿了，马克。在我的朴树前被人杀死了。”

马克沉默了。我也没说话。过了一会，我对他说：“马克，我想找那个英国佬帮忙，对，现在就要。至少要三个人。那个疯疯癫癫的家伙叫什么来着，对，穆加托亚。我希望穆加托亚跟着我。注意他们还留下两个人跟着我。要英国佬赶快调查哈克、L和U、K，还有那个白化病人。要快！另外我想马上到香港一趟。”“什么时候出发？”“明天一早。”他想了一下，又问：“弗朗兹，介绍你和哈克接触的那人叫什么名字？”

“叫陈什么，名字搞不清了，反正，我将尽力把他找到。”

六月十一日，我们来到香港。我们，就是指我和那两个形影不离的“保镖”，也许还要加上穆加托亚。我曾经雇用过这个私人侦探兼职业枪手，知道他无所不能。

不管怎样，我安然无恙地住进了旅馆，这总归是个出人意料的好事。在旅途的任何地方，我都未遇见白化病人，也没有任何其他人来打扰我，可是刚一进房间，电话铃就叮铃铃地响起来了。

“是弗朗兹·尚巴利吗？”是一个男子的声音。

“消息走得真快呀！”

“我以哈克的名义和你通话。”

我顿时目瞪口呆，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保镖”之一接过听筒听了听，并用难以捉磨的眼光盯着

我。另一个则老练地检查房间。

“哈克死了。”我说。

“尚巴利先生，”电话那边的声音继续说：“我提醒你注意，我以哈克的名义要求你回答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我第二次去哈克家，是谁陪我去的？是一个少妇，好象叫萨哈基尔……”

接着提了许多往事。……最后提出要与我约会。

“约会？什么时候？在哪？”

“……维多利亚中心。假发店对面。尚巴利先生，怎么样？我得提醒你，你应该去伐亨街的一家棺材店，而且不要误时。”

第二章 穆加托亚

我的两个“保镖”之一走进了伐亨街的棺材店。另一个留在我身边，他转过身，面对大街，一副高度警惕的样子。我没在任何地方见过穆加托亚，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模样，但我想我可以辨出他来，因为我至少知道他是个英国人。在这个中国人居多的城市里，他很难不被人发现。我知道他可能也在这附近。

“保镖”之一出来了，朝我扬扬头：可以进去。我穿过一垛垛堆放的棺材，进了后厅。只听见有个声音说：

“尚巴利先生，你面前的，正是你自己的棺材。棺材盖打开了一点。请不要转过身来！”

我已经转身往背后瞧了，因为声音是从那儿传过来的，

我赶忙不动了，嗫嚅道：

“你是陈……陈……，我忘了你的全名。”

“看一看那具棺材，好好检查一下。”

我弯下身，在若明若暗之中，辨出了几个字“弗朗兹·尚巴利”。照中国人的习俗，入殓时要把死者生前喜欢的东西都放进棺材。因此在这具棺材里也放进了我所喜欢的模型飞机、银行主楼的模型、保险箱、外币、我父亲的一张照片，一枚领带别针……

“我在什么时候死？”我问。

“你想在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如果你和我们不能把钱还给K。请不要转身，我不是陈某，但我以他的名义说话。”

“我可以问些事情吗？”

“长着嘴什么时候都可以问。”

“L和U在哪儿？”

“躲起来了，他们的处境非常危险。”

真混蛋！难道我就没有危险吗？

“这对该死的表兄弟去了哪儿？我要和他们谈谈。绝对地要和他们谈谈。K是谁？白化病人是谁？三年前的旧事，怎么突然重提？这么吓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陈在哪儿？有人想杀我，为什么？”

一阵沉默。最后，那声音说：

“你不感到问题提得太多了吗？尚巴利先生。”

在我前方十米远的地方，传来了轻微的声音。那是店堂里最阴暗的部分。有一张门正在被人打开，发出几乎难以听见的吱呀声。门洞里出现了一个人的身影，幽灵似的。是个女人，着一身黑装，那种进城卖菜的新界农妇的装束。但迄

今为止，我没见过身高一米八，手持357毫米步枪的农妇。我愣住了。我身后那个神秘的说话人似乎毫无所察，继续说着：“我们需要知道你到底掌握了多少情况，尚巴利先生。你相信吧，我们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三年前，我们就认为你是诚实的，然而……”

他滔滔地说着，可又没说出任何有用的东西。我呢，则盯着前方那个一动不动的黑影，思索着，忽然有了一些想法。

我作出了如下的推理：

……三年前，在这里，我只从哈克手上得到了一亿美国……然而K要索讨五亿美国……那么，两者必居其一，要么就是K疯了，要么就是哈克确实拿了五亿美国去投机……我不相信K是疯子，我甚至相信他是某大机构的代表……我认为哈克投机用的不是自己的钱，而是某国提供的资金，他原打算投机完以后，把五亿美国还回去，可他显然没有这样做……显然是因为有人先把他干掉了……是谁干掉他的呢？

对这个问题，我有自己的回答，而且我认为没有什么必要对躲在棺材后的人保密。于是我说：“听着，我要跟你说一些话。我是真正相信你的。我的看法，是哈克……顺便问一句，他死了吧？”

“是的！”

“悬在水里叫鲨鱼吃了一半的尸体，是他的吧？”“不错。”“哈克交给我一亿美元。我想除了我以外，他还雇用了其他掮客……”“有多少掮客？”“五个。一人一亿！怎么，我的看法有错？”“你的思维很快，但愿你没错。尚巴利先生。”“那你知道这些掮客是些什么人吗？”

答复之快，之随便，出乎我的意料：

“你，一个叫邦科克的科西嘉人，一个叫萨萨的墨西哥人，一个叫库宁的南非人。”

“四个了，第五个呢？”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喂，别转身！”

我们都没做声。那个女人纹丝不动，枪管朝着地。

“喂，你和我在这里约会总有个原因。这原因是什么？”顿了顿，我又问。

“库宁希望你见见面，说说话。你将在好望角的总统宾馆见到他。他在那儿同你联系。”

“我非得赶到南非去吗？”

“是的，非得去！”

“那么，另外两个呢？科西嘉人和墨西哥人呢？”

回答很干脆，两人都死了。几天前被暗杀，不知道是谁干的。

“白化病人是第五个吗？或者，是第五个的打手？是不是第五个掮客在三年前杀了哈克之后，现在又派人杀了科西嘉人和墨西哥人，还要杀死库宁和我？……”

没有回答。

我极想转身看看。要不是这时前面的女人突然动了一下，把枪抬起来，对准我，我也许已经转过身了。我继续说下去：

“我想，在杀死哈克之前，第五个掮客一定折磨他，拷打他，要他说出五亿美元放在哪儿？事情是这样经过的吗？”

没有回答。

“还有一件事得弄清楚，就是为什么这第五个男人——也有可能是个女人——在杀死哈克，得到五亿美元后三年，突然决定杀死大家呢？”

还是没有回答。

“你听着，我要跟L和U谈谈。并且要快！”

“不可能。”

“他们没有被杀死吧？”

“他们活着。”

“我想和他们谈谈，哪怕隔一段距离。在电话里谈也行。我要和他们谈谈。不然，我就马上回圣特洛培，在那里住五十年，闭门不出，请一营伞兵保护。”

没有回答，过了十秒、十五秒钟。我半点动静也未听到，那高大女人的身影走开了，枪管朝下。门又无声地关上。又过了十秒钟，我转过身去，没有人，也没有任何东西，除了我左边的棺材堆后面，有一张锁着或拴着的门以外。

外面，两个“保镖”毫无表情地等着我。

中午的阳光十分强烈，晒得人浑身冒汗。

英国佬给我打来电话。他在伦敦。

一阵沉默之后，他提醒我：

“你太冒险了，你不是迎着危险走过去，而是跑过去的。”

我清楚，可这是我的性格，这也是一种战略：通过迅速移动，一次比一次迅速，来摆脱敌人。谁想杀我，也没有那么容易。

“我希望你从此刻起，全力以赴，查出这第五个捐客。”我说。

“只要有这第五个，我就可以查出。可是没有任何东西证明你的假设是对的。”英国佬的声音永远那么平稳。

妈的，他是怎么想的？难道我就没有看出我的推理的脆弱吗？我甚至还不能肯定哈克真的死了，L和U还真的活着

.....

英国佬打断我的思路：“我派到圣弗朗西哥的人回来报告说，你的亚洲朋友正好在五天前离开该城。不知道他们搬到何地……不过……”

“你了解K的一些情况吗？”

“暂时没有。不过对他的调查才进行了四十来个小时……”

“请尽快给我查清这第五个。这是最重要的。”

英国佬比什么时候都冷静：“不过，我们还是了解了一些情况。在马尼拉，你当时投机之后，曾把雇主的一亿美元存在那儿的银行里……”

“我存入的是一个匿名的帐号。”

这就等于是说，就算银行的秘密对弄清事情真相有帮助，人们也永远不可能知道一亿美元的去向。

英国佬笑了起来，说：“正是这样。所以我们并不试图弄清这个秘密。不过我们指出一点反常的地方，你是三年前的九月二十一日把钱存进去的。二十七天以后，这家银行的三个高级职员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至少，当时的调查报告作的结论是事故……”

我的背脊上突然一阵寒噤：“如果这不是一次事故呢？”

“我们都觉得奇怪。而且这三个死者属于菲律宾银行组织中最熟悉帐户以及进出帐情况的人。”

这一次，我明确地感到自己一身发热，因为我猜到了他想说什么了。

“先生，如果人们同意你的假设：哈克利用了五个掮客；如果人们同意哈克曾被拷打，杀死，接着五个掮客存入不同